



我愛羅。
駱以軍

無數次屈辱，恐懼，害怕被逐出人群，學習官員的
語言，尊嚴地活著。

我們並非虛構或複製。未發生過的其實皆已發生。不該遺忘的卻都粗心遺忘。

我愛羅。

駱以軍

作者 駱以軍
總編輯 初安民
責任編輯 丁名慶
美術編輯 許秋山
校對 吳美滿 丁名慶 駱以軍

發行人 張書銘
出版 **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00號13樓之3
電話：02-22281626
傳真：02-22281598
e-mail: ink.book@msa.hinet.net
網址 舒讀網<http://www.sudu.cc>

法律顧問 漢廷法律事務所
劉大正律師
總代理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3-3589000（代表號）
傳真：03-3556521
郵政劃撥 19000691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港澳總經銷 泛華發行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筲箕灣東旺道3號星島新聞集團大廈3樓
電話 852-27982220
傳真 852-27965471
網址 www.gccd.com.hk

出版日期 2006年4月 初版
2012年10月25日 初版四刷
ISBN 978-986-7108-30-2

定價 270元

Copyright © 2005 by Lou Yi-chin
Published by **INK** Literary Monthl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我愛羅 / 駱以軍 著。-- 初版。
-- 新北市中和區：INK印刻，
2006〔民95〕面；公分（文學叢書；117）

ISBN 978-986-7108-30-2（平裝）

857.63

9500498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我愛羅。

我愛羅 代序

5

目次

旅夢

14

別人的夢

18

一個偶像劇的夢

23

祕境

28

駭客任務

34

荒敗的海水浴場

39

黃昏月台

43

落單的咖啡屋

48

咖啡屋的女人

53

酒吧長夜

58

放天燈

63

投籃機女孩

67

林旺的標本

72

氣味

76

假日校園

81

父親的鞋

86

想起一個人	91
戀戀風塵	95
最好的時光	100
假日車站	105
偶遇	111
不見的眼神	116
砍頭	121
父親的遊戲	126
故人	131
訪舊多為鬼	137
黃昏清兵衛	142
冒犯	148
大象艾瑪	153
喜劇演員之死	157
千面人與我	163
我心中尚未崩壞的部分	168
進化	173
火影忍者	179

可憐的人

183

張愛玲複製人

188

錯中錯

192

來自中國北方的妓女

198

僕傭

203

流當車

208

極限的光焰

213

中年危機

219

變身遊戲

223

羅亭們

228

神的買賣

234

巴比代爾

240

過新年

245

殺貓者

250

青春

255

翻車魚的好日子

259

一個關於遺棄的故事

264

頂樓的貓

268

我愛羅。

駱以軍

我愛羅。

目次

我愛羅 代序

5

旅夢

14

別人的夢

18

一個偶像劇的夢

23

祕境

28

駭客任務

34

荒敗的海水浴場

39

黃昏月台

43

落單的咖啡屋

48

咖啡屋的女人

53

酒吧長夜

58

放天燈

63

投籃機女孩

67

林旺的標本

72

氣味

76

假日校園

81

父親的鞋

86

想起一個人

戀戀風塵

最好的時光

假日車站

偶遇

不見的眼神

砍頭

父親的遊戲

故人

訪舊多為鬼

黃昏清兵衛

冒犯

大象艾瑪

喜劇演員之死

千面人與我

我心中尚未崩壞的部分

進化

火影忍者

91

95

100

105

111

116

121

126

131

137

142

148

153

157

163

168

173

179

可憐的人

183

張愛玲複製人

188

錯中錯

192

來自中國北方的妓女

198

僕傭

203

流當車

208

極限的光焰

213

中年危機

219

變身遊戲

223

羅亭們

228

神的買賣

234

巴比代爾

240

過新年

245

殺貓者

250

青春

255

翻車魚的好日子

259

一個關於遺棄的故事

264

頂樓的貓

268

〈代序〉

我愛羅

憂鬱症迄今已滿九個月。有時和亦曾為這種疾病纏擾的朋友聊起：「記不記得那段時光是什麼樣的景況？」「那是一種什麼感覺？」大抵無法形容，難以言喻。「那是……」像霧中風景？像進入一個光度被調暗，景框變狹窄的孤獨隧道？像活在一個重力比地球大五、六倍的星球？像腦前額葉的某一小塊被人祕密用手術刀切除，像破漏的素燒胎瓷瓶再也盛不住本來裝在你這個知覺容器裡的「自己」？

有很多本來屬於你的東西漏掉了……

我努力地回想：這段時間，除了閱讀量銳減，創作力衰退，有什麼比較具體的事件，或場景，足以標記著所謂「憂鬱症的時光」，畢竟不是像被外星人擄去，而後用消去記憶的強光咔嚓一下，我生命裡的這九個月便憑空消失了。

我記得，有時會焦慮地等著手機。其實是一通並不重要的電話……

有時騎著腳踏車，在師大夜市既闇黑卻又輝煌的釉黃燈泡光照下，看著挨擠的人群，塞

在那樣氣味雜沓的畫面裡：碎柴魚屑中翻弄著章魚丸子，或鐵板上熱油星沸的煎豬排聲，或是白煙如仙人翻甩著篷袖的燈籠鹵味攤子……我總會停下車，胸口被一種巨大的悲傷鼓脹得喘不過氣來。……

讓我回到那個本來的世界吧。

醫院候診室塑料長排椅上，其它的那一個個也在等候的精神上出了故障的陌生人，臉上都帶著一種過於早起而恍神愛睏的氣氛……

或是每夜按熄桌燈的那個動作。爲了對抗抗鬱劑副作用造成之失眠，睡前吞下細如指甲屑的潔白安眠藥，躺下在兩個兒子之間，熱酣的男童熱氣，不用三分鐘，我就會把身體的知覺權交給那如幻術魔法般的化學作用，像插頭拔掉陷入完全無知覺、無夢境的深沈睡眠……

冷鋒過境的那某一天，我找到一間在建國高架橋旁的咖啡屋，在露天座一邊吸菸一邊讀著葛林的《夢之日記》，屋內非常之暖，裡面的人影全在那起霧氣的落地窗後面，像害羞而始終躲藏著守護我卻不被看見臉容的殘缺天使。事實上，他們是不折不扣的人類，心裡說不定想著：外頭那傢伙是瘋了吧？有一瞬，突然覺得隔著我和這世界之間的空氣，變透明了。

原來是這種感覺哪。

那時心裡高興的想：哈哈，我好了。我好了。原來是這種感覺。他媽的。他媽的。

我記得曾被憂鬱症糾纏四、五年的K君說，那時，有一天他發現自己完完全全擺脫掉那玩意兒的時候，內心空落惆悵，像一個長期與之相處的自己，突然就消失不存了。

我的朋友老C，年近四十又回頭重學芭蕾舞，每天下午開車進市區的一間小舞蹈教室，跟著那些年齡至少小一輪的女孩，練習扶把、劈腿、腳位、踢腿、彈跳、足尖旋轉、turn out……她說那一開始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她清楚地感覺身體的素質跟不上這些模糊有一種時間暗示的嚴厲訓練，年輕的女孩們在那大樓其中一個封閉空間裡，像枯葉中剛蛹化中的蝴蝶，拗折舔舐著自己的觸鬚關節，那汗水蒸騰中總有一種對自己年輕身體朝未來（那麼奢侈的滿手滿把）之幻想……但我們這個年紀啊。老C說，芭蕾舞是一種很奇異的對身體慣性的破壞，從肩、胸、大腿、膝踝，每一大關節全逆反著由猿猴進化成立人的我們，以足弓和手臂保持的前後平衡。它是向左右兩側打開的 turn out 所建構的平衡幻念，這個平衡幻念，使你在跳躍、旋轉、或任何定格之姿勢，皆讓舞者可以說服觀眾，她的身軀是可以自由朝平行兩側橫向移動。而這種自由、輕靈、神祕的「重組神本來給予人的身體形態」，就是建立在每月重複的痛苦折磨：脊椎、骨盆、臀部……。

我聽起來很像把一只關節娃娃的每一細部，全故意用顛倒相反的方式組裝。老C說是啊，如果我可以日復一日堅持這乏味、辛苦，不，痛苦的練習，這件事的本質不可能再是它原來的形貌。那沒有未來的賽場或演出，而只是一個純粹的自我修行。

我聽了非常感動。

老C說，有一天，在那舞蹈教室裡，在她前面有一個醜女孩，當然年紀亦是小她十來歲，她本來下意識地看這女孩不順眼，但是某一瞬間當她為著那老師一連串下達的指令，弄

得手忙腳亂，手位臂位腳位在每一個停格點亂甩亂擺，近乎散架之際，卻發現那女孩的身體，每一個細節，每一個肌肉的使用，每一個由局部翻轉成完整姿勢的運動，全部達到了那老師要求的最嚴格標準，在那個狀態下把這所有的訓練實現成一件抽象的「美」這回事……

那一刻恍如神蹟。她真的垂手默立在那女孩像發出光輝的身體之前。

我年輕時極喜愛的一段卡爾維諾在小說〈月光映照的銀杏葉地毯〉裡的句子：「漫天紛飛的銀杏葉的特徵在於：事實上，在每一刻，每一片正在飄落的葉子，出現在與其他葉子不同的高度，因此，視覺感官所坐落的空洞而沒有感覺的空間可以區分為一系列連續的平面，在每一平面，我們發現一小片葉子在旋轉，而且只有單獨一片。」

是啊怎樣可能一樣呢，在我這樣的年紀，我所從事的行業，往往不是全景而是一片一片在墜落中孤立在某一平面裡的，人心的專注凝視。女友在空難中被燒成焦炭的F君，像免費玩兒童樂園迴旋木馬那樣誇耀自閱歷諸多酒店女人身體的N君，追憶懺情年輕時曾遺棄過諸多美好女孩的W君，丈夫得了一種性濫交精神官能症而變成一個算命師的Y，被最好的哥們捲走一輩子積蓄且房子被查封從此變成虔誠教徒的J，或者以我們這年紀看難免暴富太快因之講話氣氛皆帶著種剛吹出之玻璃器皿既炫耀又狐疑且變成強迫症似的鑑賞名車紅酒高級女人或祕藏黑道八卦的L君……他們在第一次葉片的翻轉後，就變成和以前完完全全不同的一個人了。我以為我始終只是在觀察，「空洞沒有感覺的」，連續的平面。但或許那每一次，我在強自不被那黯黑洶湧的暗室裡的扭曲的、哀嚎的、殘忍或不幸的什麼所嚇到的聆聽故事時刻，便啓動

了那些類似「潛水夫症」、「波灣戰爭退伍軍人症候群」、「CIA典型人格解離症」……的細微鐘面齒輪。像一個年輕而傲慢的練芭蕾女孩，在逆反神之律則，著魔耽美的幸福時光裡，拗折著自己的每一處關節。

* * *

在我生命不同的階段裡，總認識一兩個長得極漂亮的傢伙。他們身邊也總跟著一個（或輪換著許多個），長得像漫畫裡美少女那樣讓人臉紅不敢直視的女孩（即使是哥們的女人）。她們都是一些好女人，幫我認識的那些漂亮傢伙的邈邈單身宿舍，低著臉安靜地拿抹布擦地、打掃、清掉菸灰缸裡的濾嘴和灰燼，幫書排上書架並分類……即使在外人面前，她們的身形仍保持著一種類似禽鳥全身的注意力全投射在主人身上的，一種悲哀的深情。

我從不曾理解那是一種什麼滋味？被人痴迷地愛著，可以任性、豪奢、厭倦地享受著那份愛。可以對哥們說出：「唉，有時覺得透不過氣來。」這樣的話。

我讀過一些小說，描寫遺棄的段落，總是為之鬱結難以釋懷。譬如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寫到，弗蘭茨小時候有一次他的父親遺棄了他和他母親，住到城裡一個情婦家去了。那天下午，他母親如常帶他上街，臉上完全看不出悲憤或受傷的神情，但只有小弗蘭茨知道：「啊，她在難過。」因為她穿在左右腳上的鞋子不成雙。另一次是讀到白石一文的小說《一瞬之光》，寫到他小時候被母親帶到動物園，在那擴音喇叭、爆米花霜淇淋攤位和

大象的柵欄之間，把他遺棄。

我亦看過一部日本電影《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一群小孩，被他們的母親遺棄在一幢東京衛星城鎮的公寓裡。那種慢速的、在被遺棄後逐漸領會世界的框格歪斜塌毀的恐怖。

我對於「遺棄」有極深的恐懼。甚至可以說那是我靈魂的痛點。仔細想想，我的童年，未曾有過被遺棄之經驗啊，當然我有過因偷抱路邊小貓小狗回家，在父親震怒下流著眼淚將牠們帶到巷弄角落或無人工地遺棄的記憶。但那些如植物細莖的感傷，過了一個年紀之後，便很清楚不足以解釋那人格底層、恐懼去張望某一口井，某一面禁止之鏡，某一個一失足陷入便永劫不回的流沙坑……那樣對「遺棄」的本質性憎惡和不寒而慄。

我也曾認識一些強勢者（包括人格意志、權力或外貌），以「遺棄」作為一種懲罰遊戲，像操弄懸絲傀儡之細繩那樣施虐於那些害怕被他們遺棄之人。我略能體會那其間的快意。在施虐者這邊，像齊克果的《誘惑者的日記》，遺棄，確定了他們在一種想像態的物種進化過程，昇華成造物主、魔導師的角色，他（或她）不僅是被戀物，反而可以從遠距的顯微鏡中，進入神的視角，驚訝又歡欣地看見自己力量的體現：被遺棄之人，如散潰之傀儡零件，原本漂漂亮亮的人兒變成歇斯底里、顛倒恐怖、甚至自我傷害的一團報廢品。

我亦曾目睹一些「習慣性被棄者」，慢慢、慢慢變成了一種尖刻殘忍之人，變成討人厭的角色，變成眾人背後的笑柄。他們毫不矜默地張揚、重播，甚至機械性地模仿「遺棄」行為，加諸於無辜的後來之人，卻又終竟不是此道中人，而把戲碼弄得一團糟……

或者，典型的，變成一自我懲罰、自我憤怒、自我暴力化的畏縮之人，變成一個「努力想討大家喜歡的可愛人兒」。

這些，總讓我覺得慘不忍睹。

但是，這其中可能有一提昇的、精神性的救贖？如我們那個時代的經典，朱天文的〈肉身菩薩〉，引尸毗王捨身剝肉餵鷹以救等重之鵠，作為旁觀者，我曾不曾動念或抑制住那念頭差點伸手進景框中的破掉的、如漏水瓷瓶的靈魂？

「其實你是最可愛的。」「要好好愛惜自己啊。」「要不然我們在一起好了。」這些。那些。被損害的。被污辱的。

或如《慾望之翼》裡，那個站在教堂塔尖往下眺望的天使，往下一跳，即進入時間之中，有色身、有味覺、有噩夢、有性慾，能擠進菸味咖啡味人體臭味的小酒館……但同時亦倒數計時進入了有一天腸肚發臭臉頰成骷髏的慢速墮壞。

我愛羅。妖魔之子。

只愛自己的阿修羅。

據說，在漫畫出版社為岸本齊史《火影忍者》舉辦的人氣大賽裡，僅次於漩渦鳴人（他是男主角）、卡卡西老師、宇智波佐助，得票高居第四位的，便是這位具備恐怖、殘忍、無愛人能力的瘦小畸形少年。而他的忍術（砂縛柩、砂瀑送葬）展開之巨大景觀，讓人不寒而慄，像地獄門開。他的形象，讓人想到葛林《布萊登棒棒糖》裡的少年品基，或是巴加斯·